



神秘岛

XINKEBIAO

BIDU CONGSHU

SHENMIDAO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故事是描述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有五个被围困在南军城中的北方人趁着偶然的机会用气球逃脱了。他们中途被风暴吹落在太平洋中的一个荒岛上，但是他们并没有灰心失望，他们团结互助，以集体的智慧和劳动，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起幸福的生活。

(法) 凡尔纳◎著

宋璐璐 杜 刚◎编译





神秘岛

XINKE BIAO

BIDU CONGSHU

常青藤书系

教育部《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

藏书

故事是讲在美国内战的时候，有五个被围困在南军城中的北方人趁着偶然的机会用气球逃脱了。他们中途被风暴吹落在太平洋中的一个荒岛上，但是他们并没有灰心失望，他们团结互助，以集体的智慧和劳动，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起幸福的生活。

(法) 儒勒·凡尔纳◎著

宋璐璐 杜刚◎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岛/(法)儒勒·凡尔纳(Verne, J.)著；宋璐璐,杜刚编译.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2

(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ISBN 978-7-5463-1207-1

I . ①神... II . ①儒... ②宋... ③杜...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 - 法国 - 近代 - 缩写本 IV .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3240 号

书名 神秘岛
著者 (法) 儒勒·凡尔纳(Verne, J.)
编译 宋璐璐 杜刚
责任编辑 陈璇
责任校对 蔡海群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编:130021)
发行 江苏可一出版物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电话:025-66989810)
印刷 南京玄武湖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门尧胜村 109 号 邮编:210046)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140 千字
版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3-1207-1
定价 13.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联系电话: 025-66989817)

前　　言

文学名著是人类文明与智慧的结晶，具有无穷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是每个人一生中都不应错过的灵魂驿站。它是经过了岁月的洗礼，沙里淘金留下的精华，是人类文化长河中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它们交相辉映，构筑起世界文学的殿堂。

文学名著描摹了人类社会的状态，是对人类社会的艺术表现与思考，它不仅时贯古今，而且地连八方，能帮助我们认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与民族的社会现实和当代人的思想行为，道出了各个时代，各个空间的各种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风貌。所以文学名著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学艺术，更是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呕心沥血为我们所呈现的最真实也最自然的社会简史。

读文学名著，是提高文学艺术素养的重要途径。通过这些著作的熏陶，可以培养我们的审美情趣和鉴赏能力。当你坐在小屋里，打开书，就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与千年之远、万里之外的人与生物，宇宙的一切生命进行朋友般的对话，你将出入于“（他）人”、“我”之间，“物”、“我”之间，达到心灵的冥合，获得精神的真正自由。通过与名家的对话，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就会浸润我们的灵魂，将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健全人格的形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文学是高贵而迷人的，它既揭露生活的丑恶，也呈现人生的美好。阅读文学名著，就是要感受“艺术的魅力”，开发“想象力”，培育“炽烈”的情感和“博大”的情怀，学会以审美的眼光去读作品、看世界、认识人

生。读一本名著，实际上是在读一种文化，一种思想。通过阅读这些名著，我们可以借助文学家、思想家透彻而敏锐的视角去解剖历史，去诠释文化，去感读他们的灵魂。

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编辑了此套文学名著。

此套文学名著从几千年来中外文学名著中采撷菁华，筛选出了文学作品近百部，其中包括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选目科学、权威，它们的创作者无一不是各个时代文学与思想的领军人物，无一不是足以使世界为之惊叹的文坛巨匠、思想巨擘。这些举世闻名的作品，有的是历尽作者毕生心血的鸿篇巨制，有的是指引时代的思想标航，有的是千年传承的智慧箴言，有的是扣人心弦的生花之笔。无论哪一部作品都是经历了几代人乃至几十代人的审视和思考，都是经历了几十年甚至千百年文化的渲染与沉淀，它们永远不会过时，反而历久弥新。此外，此套文学名著还结合了青少年读者的特点，精心设置了文章导读、内容思考等栏目，以此深入浅出地引导广大青少年读者走进名著的神圣殿堂。

此套文学名著，由国内众多专家、学者在古今中外的茫茫书海中精挑细选，综合了方方面面的意见，经过长时间的斟酌酝酿，数次修订之后编辑而成。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东西方千百年来文化沉淀的差别，探究一个个不同民族的独特气质，深入触摸一个个震撼时代的灵魂，细细品尝人类文化的精粹精华，开阔我们的视野，强健我们的精神人格。通过阅读这些精神典籍，学会在思考中探索、回味、感悟、提升。

毋庸置疑，此套文学名著必定是一套人文素质“教科书”。编者力图在抓住作品精髓的基础上，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朋友们能有所启示。本套名著不仅会受到文学爱好者的青睐，同时更是将《新课标》的指导内容贯穿始终的优秀的青少年读物，相信它一定能让热爱文学的中小学生们体会到“博”而“精”的阅读乐趣。

此套名著的编选，挂一漏万，也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谅解。

2010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6
第四章	22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9
第八章	56
第九章	60
第十章	68
第十一章	72
第十二章	77
第十三章	82
第十四章	87
第十五章	91
第十六章	97
第十七章	102
第十八章	111
第十九章	117
第二十章	125
第二十一章	129
第二十二章	137

第二十三章	144
第二十四章	151
第二十五章	158
第二十六章	162
第二十七章	169
第二十八章	178
第二十九章	187
第三十章	193

第一章

导读：一只热气球，载着五个人来到了神秘的小岛。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身世，但却相遇在一起面对未知的危险。

1

谁都不会忘掉在那一年春分前后从东北方忽然刮来的那场暴风。其间，气压计已经下降到七百一十毫米了。那是一场从三月十八日持续到二十六日的飓风，它一直不停地咆哮着。它由北纬三十五度斜穿过赤道，直到南纬四十度，横扫一千八百海里的宽阔地带，为美洲、欧洲与亚洲带来非常严重的灾难！城镇被摧毁，大树被连根拔起，堤岸被汹涌翻滚的巨浪所冲毁。根据后来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字可以知道，有几百只船被抛到岸上，令人生畏的龙卷风所到的地方，都遭受到巨大的破坏，而且有的区域被海洋龙卷风夷成平地，上千人不是被碾死在大陆就是被淹死在海里。这正是那次处处肆无忌惮进行破坏的暴风过后所留下来的凄惨的情形。其毁坏程度确实令人震惊，它所带来的灾情远远超过了一八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哈瓦那和一八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在瓜德罗普岛发生的那两场风暴所带来的灾难。

一八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将近四点时，一个很响亮的嗓音穿过太平洋，在空中回荡。

“我们上升了吗？”

“正相反的，我们在下降！”

“老天爷！快点儿把压载物品扔下去！”

“最后一袋子也倒空了！”

“气球上升了吗？”

“没有！”

“我好像听见了波涛的拍击声！”

“大海就在吊篮下面，离我们不到五百英尺！”

“扔掉全部的压载物……全部扔掉！”

快到十一点钟时，天空下层的空间已变得比较明朗了。大气中已经没有这种疯狂的大气现象，甚至能够察觉到雷雨过后那种湿润的明亮了。暴风好像也不再向西吹了，它似乎也没有力气了。用不了多久，这里也会像印度洋上出现的台风过后一样，随后就是暴雷闪电么？

就在这时，人们看到，气球在渐渐地、稳当地飘移着向下层空间降落。无疑它是在缓慢地漏气，并且气囊正在渐渐地变长，而且从圆形变为椭圆形。快到中午的时候，气球只是在距离海面两千英尺高的天空中飘动。多亏气囊有着五万立方英尺的容量，所以它才能够长久地飘浮在空中，尽管它原可以升得更高或者能够平行移动。

觉察到他们自己面前的危险，最后乘客们将那些会让吊舱增加重量的物品统统丢掉了，这里面包括先前留下的一些吃的东西，全部的东西，就连他们口袋里装着的小刀都丢了下去，并且他们之中有个人还爬上系有网索的圆框，竭尽全力把气球下面系得更加牢固一些。

气球吊舱中这些倒霉的人，他们所处的境地实在是糟糕至极！毋庸置疑^①，他们再也无法阻止气球下落。他们所做的各种尝试都是没有用的。气球的气囊正在渐渐地变瘪。氢气流质正在不住地向外泄漏，然而又没有丝毫把它止住的可能。气球下落的速度很明显在加快。这样，到了午后的时候，吊舱所悬浮的地方已经距离大海不到六百英尺了。

此刻，一个洪亮的叫喊声传了过来——那是一位毫不害怕的男子汉从心底深处发出的声音。响应这叫喊声的声音听起来则是同样的沉稳和坚决。

“全部的物品都已经丢掉了？”

“不，这儿还有两千金法郎呢！”

一个沉重的钱袋马上就掉进了海中。

“气球升高了一点吗？”

“升了一点，但它过一会儿还会向下降啊！”

“还有什么物品能丢到外边去？”

“没了！”

“不！还有吊篮！”

“我们抓着网索，随后将吊船丢到海中去！”

这的确是减轻飞行器重量的唯一的、最后的方法了。拴在吊船上边的绳子被切断了，接着吊船掉了下去，气球也随着向空中升了两千英尺。乘客们爬上了球网，牢牢地抓着网眼，同时看着底下那看不到底部的深渊。

大伙儿都清楚这种气球具有怎样的灵敏度，丢掉最轻的物品就能引起垂直向上飘动。这样的飞行器，飘浮在空中，就像一只准确性极高的天平正在运转。所以很容易就能想象，只需要减少相对可观的重量，它便会马上很明显地向上升。那时所发生的那类情形正是这样。然而，气球在天空的上面平衡了一会儿以后，却又开始向下坠落。氢气流质从那道裂缝的地方不断地向外泄漏，而目前又没有把裂缝修好的可能。

乘客们已干了他们所能够干的所有事情。此刻谁都无法拯救他们了。

他们唯有指望上苍来使自己获救了。

午后四点的时候，气球与海面之间的距离仅有五百英尺了。

一声洪亮的狗的叫声传了过来。原来，这是乘客们随身携带的一条狗，它在网兜里面，而且牢牢地贴在它主人身边。

“托普看到了什么东西。”他们里面有位乘客大声叫着。随后就有人高声说道：

“陆地！陆地！”从天快要亮的时候开始，气球就被风卷着往西南方向飘，它已越过了大约好几百海里这个不可小看的距离。最后，一处非常高的陆地出现在眼前的西南方向。然而那处陆地却还处在三十海里开外的地方。所以，起码得用一个钟头才能够抵达那儿，才能够有机会随风飘落在那里。

一个钟头呀！在这以前，气球中所有现存的氢气流质是否统统跑掉了呢？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乘客们都知道，他们不管怎样都要到达那个坚实之处。他们不晓得那是哪儿，究竟是大陆还是海岛，因为他们丝毫不清楚这场暴风将他们卷向了地球的哪个角落！但是在这个陆地上，无论它是有人住在那儿还是没有人居住，无论它是殷勤好客还是恰恰相反，他们都得抵达

那儿！

气球在两分钟以后落地了，落到了海浪不能冲涌到的海滩上。

乘客们相互帮助着走出网兜。气球因为减轻了他们的重量，又跟着风飘动起来，就像一只受了伤的鸟儿，恢复了片刻活力那样，不久就在空中不见了。

吊舱内本来乘着五位乘客，还有一条狗，不过如今气球把四位扔在这个海滩上了。

失踪的乘客很明显是在方才海浪击打气球网兜的时候被卷走了，而就是由于这样，气球的重量才能减轻，它才可能有那最后一次地飘升，并且在不久以后抵达陆地。这四个遇难的人刚刚踏到陆地上，就都记起那位不见的乘客来，他们全都高声呼叫着：“他会极力游到岸上来的！我们去救他！我们去救他！”

这些方才被飓风刮落在海岸上的人，既不是职业的气球驾驶员，也并非空中探险旅行的业余爱好者。他们是一些战争中的俘虏，他们的勇敢和毫无畏惧让他们在这类不同寻常的境地中也能够脱身。他们可是多次逃脱死亡的手掌呀！不止一次他们差点儿从破碎的气球中被抛落到深渊里。但是，老天爷每次都救下他们，不过同时也为他们安排了一种还要离奇的遭遇。于是三月二十四日，他们由尤利斯·格兰特将军的部队所包围的里士满逃离以后，到了和这个城池相距七千海里之处。在无情的南北战争时，里士满是南方最重要的要塞之一。他们在空中飞行已经持续五天了。

是怎样的情况使得这些战争中的俘虏逃跑的呢？下面就是这件事情的经过。

正在这一年，一八六五年二月间，格兰特将军对里士满发起了很多次突如其来性的攻击，想要拿下这个城池，然而却没有胜利，他有好几名军官被敌军抓住了，而且被关押在城里。那些被俘的人里最伟大的一个便是赛勒斯·皮莱·史密斯上尉。赛勒斯·皮莱·史密斯来自马萨诸塞州，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在这次战争期间，联邦政府派他始终负责有着非常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管理工作。他是一名真正的北佬，瘦削薄弱，羸弱得只余皮包骨，大概有四十五岁光景，他的平顶式的头发与胡须都已变得花白了，只给自己蓄了一撮密密的小胡子。他长了一个那种好看的“货币人头像”一样的脑袋，此种类型

的人头看上去似乎是专门为了轧制纪念奖章用的，他眼神尖锐，嘴唇经常庄重地闭着，一副行动派学者的样子。这位工程师是从挥动锤镐做起来的，和一名从战士做起来的将军一样，所以，除去头脑聪明以外，他的手艺也非常高强。他的肌肉看起来特别强壮有力。他确实是一位实干家，并且还是一个有主意的人，他的饱满的精力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对他所获得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功劳。

赛勒斯·皮莱·史密斯还是英勇的再现。在这次战争期间，他差不多参加了全部的战役。开始投奔尤利斯·格兰特以后，他是伊利诺斯州义勇军中的志愿兵。他曾经在巴杜卡、贝尔蒙和匹兹堡埠头等地方打过仗，加入了对科林斯城的围攻，在吉布森港、黑河、查塔努加、韦尔德涅斯等地战斗过，参加了波托马克河战役，到处都是英勇善战，能够称得上将军这样评价的一名战士：“我绝对不统计我的死亡数！”而史密斯上尉几乎反复列进那位令人害怕的格兰特不作统计的那种死亡数之中，但是在这些战斗中，虽然他对自己丝毫不吝惜，不过直到在里士满杀场上受伤被抓的时候，他都一直受着幸运的优待。而在斯皮莱·史密斯成为俘虏的那天，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也落进了拥护南部同盟的人手中。这不是其他人，竟然是让人敬重的吉蒂翁·斯皮莱，《纽约先驱报》的记者，在这以前负责察看北军方面在这次战事中的所有变化。

两位美国人就决心要利用每一个时机去逃离。但是，尽管他们在城内能够自由活动，不过里士满却戒备特别严密，逃跑看来希望不大。就在这当儿，赛勒斯·皮莱·史密斯的一个仆人赶来同他相聚见面了。那是一个永远对他忠心耿耿的仆人。这个坚强而又无所畏惧的黑人，在这位工程师的领地上出生，父母都是奴隶，不过赛勒斯是个明白事理和一心一意想废除奴隶制的人，他很早就把这个仆人解放了。这个奴隶，做了自由人以后，始终都不肯离开自己的主人，他乐意为他死去。这是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身体强健，头脑灵敏、机智，可爱而温和，镇静，有的时候天真无邪，脸上经常挂着笑容，喜欢帮助别人，并且心肠好。他的名字是纳布查德尼扎，不过他愿意人家只简单地叫他纳布。

在纳布知道主人做了战俘以后，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马萨诸塞州，抵达了里士满城前，凭借他的智慧，在不止一次冒着死的危险进行了各种尝试以后，他总算潜进了被包围的城市里。赛勒斯看见自己仆人时的那种高兴同纳布找到自己主人时的那种喜悦，这样的情形，实在是无法表达了。

不过,尽管纳布可以潜进里士满,不过他想再到城外去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因为北方的战俘始终受着十分严密的看守与监视,必须有一种特别的机会,才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些许成功逃离的希望。但是,这样的机会不但不会出现在面前,并且,想使其产生也并非轻易就能做到的事。

当时,格兰特仍然在打仗,为取得匹兹堡战斗的成功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他的部队和巴特莱的部队联起手来,在里士满城前,如今依旧没有得到一点儿效果,所以,丝毫不能预料解救战俘的行动会马上到来。

那位记者由于单调的俘虏生活再也不能提供丝毫使人发生兴趣的详细情节,所以再也无法这样坚持下去了。他向来都很灵活的头脑里这时仅有一个想法:远离里士满,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曾不止一次,他甚至冒着危险进行过尝试,然而都被一些无法跨越的障碍挡住了。这段时间内,围城始终在继续,如果说战俘们都迫切期望重新回到格兰特部队的话,那些被围困的人们期望逃离这儿重新回到南方部队的迫切心情也和他们不相上下。而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约那旦·福斯特的人,一个拥护南部同盟的狂热分子。这事实上还因为,如果分裂主义者们的战俘无法离开这个城市,那些分裂主义者们也都无法离开,因为北军已经把他们围困住了。里士满那位地方长官,已经很久以来,无法和李将军取得联系了,而当时他最期望的是叫人了解城里的情形,便于加快援助军队的行进步伐。所以,这个约那旦·福斯特也就有了坐气球升向高空的想法,那样就能够穿过包围线,到达分离主义者营地。

那个地方长官允许进行这样的尝试。一只氢气球制造好了,并且交给了约那旦·福斯特使用,和他一起升向高空的有他五位同伴。他们都带着武器,为了一旦降落的时候也许需要拿来保护自己,同时还带着吃的东西,避免他们的高空旅行延长时间。

气球开始升空的时间定于三月十八日。升空必须在夜里进行,并且还得要西北风向,风力普遍匀速,气球的驾驶员们或者乘客们准备用几个钟头飘飞抵达李将军的营地。

但是,此时的西北风根本就不是一般的风。从十八日开始,它就显而易见地向暴风转变。在很短的时间内,暴风雨就变成这么大了,福斯特出发的时间只好延期,因为不可能叫气球及其运走的人在自然界的暴力当中去冒险。

所以，充足气的气球就搁在里士满的大广场上，只要暴风出现短时间的平静就预备出发，但是可以想象被围困的人们在看见大气圈的天气情况依旧十分强烈时的烦躁心情。

三月十八日和三月十九日两天过去了，暴风雨状况依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暴风阵阵就连将气球固定在地面上也非常艰难。

十九日这个夜晚也过去了，但是到了第二天早晨，这场暴风刮得愈加凶猛了。出发更没有希望了。

那天在里士满的一条大街上，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同工程师赛勒斯·皮莱·史密斯说话。这是一位水手，名字叫潘科罗夫特，大约有三十五到四十岁光景，身体强健，肤色被风吹得特别黑，眼光锐利，看起来很神气。潘科罗夫特是一个北方人，地球上的每一个大洋他都跑遍了，一切没有翅膀只有双腿的生物所能够遇上的惊险他全碰到过。不消说，这是个敢闯、敢作敢为的人，任何事儿都不能难住他。潘科罗夫特这年年初因为有事来到里士满，身旁带着一名新泽西男孩，名字是赫伯特·布朗，十五岁，他船长的儿子，一个孤儿，他喜欢这个孤儿就像喜欢他亲生的孩子一样。因为没能在围城开始以前离开这座城市，他同样被围困在城里，这使他极其沮丧；然而他并非一个屈服于困难的人，所以他准备想尽一切办法逃离这座城市。他曾经听说过工程师赛勒斯·皮莱·史密斯的大名。他知道这个果断的人怀着极不耐烦的心情在咬紧牙关忍受着。所以这天，他就一点儿也不迟疑地走上前去和他说话了，而且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里士满使你厌烦了吧，上尉？”

工程师紧紧地看着这样对他讲话的人，而这个人则在小声地继续追问：“史密斯上尉，您准备逃跑么？”

“什么时间？”工程师迫切地回答，很明显回答是脱口而出的，因为他讲话以前根本就没有查问过这个素昧平生的人。但是，在用一种灵敏的眼光看过这个水手那坦诚的面孔以后，他相信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正派的男子汉。

“您是什么人？”他生硬地问。

潘科罗夫特作了自我介绍。

“那好吧，”史密斯应答着说，“您希望我怎样逃跑呢？”

“用到那个松垮的气球，别人叫它在那儿没事可做，但是我认为它看上去，似乎是在专门等待我们呢……”

赛勒斯·史密斯认真地听着这个水手讲话，尽管默不作声，不过神情专注、眼睛闪闪发亮。已经期盼很长时间的时机已经到了，他可并非是一个错过大好机会的人。不可否认这一计划确实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然而，它仍然是可以实施的。晚上，虽然有监视，不过他们仍然可以抵达气球那儿，钻到吊舱里，接着再将固定气球的绳子切断！当然，他们需要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但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许会取得胜利。并且，如果没有这次大风暴……如果没有这次大风暴，那只气球早已经跑了，这种已经寻找了很长时间的时机，就不会出现在眼前了。

“不止是我自己！”赛勒斯·史密斯后来说道。

“那您想带多少人呢？”这个水手问。

“两个，我的伙伴斯皮莱与仆人纳布。”

“也就是说三个，”潘科罗夫特应声回答说，“再加上赫伯特和我，总共是五个。但是，那只气球能乘坐六个……”

“这些就够了。我们出发吧！”赛勒斯·史密斯简单地说道。

这个“我们”把斯皮莱也计算在内，因为那个记者，就像他的朋友所熟悉的那样，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所以，当将这一计划对他说时，他对这件事完全赞同。但是，使他觉得诧异的是，这样简单的方法他以前却不曾料到。提起纳布，则是他主人想去什么地方他就跟着去什么地方。

“那就定在今晚，”潘科罗夫特说，“我们五个人都去闲荡，走过那里，以好奇人的身份出现。”

“晚上十点，”赛勒斯·史密斯回答说，“希望老天保佑，在我们动身以前，这场大风别平静下来！”

潘科罗夫特告别了这两位朋友，返回了自己的住所，年轻的赫伯特·布朗已经待在那儿了。这个英勇的孩子已经知道了这个水手的计划，并且此刻正在非常焦急地等着水手和工程师商量的结果。这样，这五个果断的人，马上就要冲向暴风雨，把自己置身在暴风当中！

不！暴风没有停息下来，不管约那旦·福斯特或者他的同伴们，都不想坐在那个不坚固的吊舱中去面对这种大风暴！这一天很不好过。工程师只对一件事情不放心：就是那个气球。它被固定于地上，并且给风刮得来回摇荡，它是否会被撕得粉碎。在好几个小时内，他都在空无一人的广场上闲荡着，看

着那个飞行物。潘科罗夫特模仿着他的样子，在他的身旁，双手放在兜里，需要的时候还打哈欠，似乎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但是，他也像他朋友那样害怕固定气球的绳子被拉断，或者气球被撕得支离破碎。

在九点半时，史密斯以及他的同伴们，从各个方向进入了广场，此时暴风已经把那些汽灯刮灭了，广场陷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甚至连那只差点儿给风刮得躺在地上的庞大气球也看不到。气球网除去被用重物固定住以外，还用一根很牢固的绳索拴紧，而吊舱则被一条穿在道路上的一个索环上的牢固的缆绳拉住，再转到那吊舱上面加倍固紧。那五个俘虏在吊舱旁边碰面了。他们并没被人看到，天色一片黑暗，致使他们相互间甚至都无法看见对方。

正当此时，一条狗一跳爬到吊舱上来。那是托普，那个工程师的爱犬，它把铁链给挣断了，赶上了自己的主人。赛勒斯·皮莱·史密斯担心吊舱超载，正准备把这个可怜的动物打发回去。

“不就是多一条狗吧，不幸的东西！”潘科罗夫特说着就丢掉了两个沙袋以减轻吊舱的重量。然后，他就把那个缆绳解开了，接着气球就斜着向上升去。吊舱在撞到了两个烟囱以后，就在空中不见了。

暴风在这几个旅行者跟前彻底展示了自己的野蛮。那个工程师是不会考虑在夜里下降的，但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下边的大地却被那大雾遮盖得什么也看不到。五天以后，当一时的晴朗出现的时候他们才见到气球下边是一片一眼看不到边的海洋，此刻大家知道情形怎样了。这五个人三月二十日乘坐气球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旅程。五天以后里面的四位被抛落在一座荒岛上，这里可是与他们的国家相距七千海里的地方呀！不幸的是，工程师史密斯上尉，他们那位向导和精神领导不见了。

【思考】

- 1.为什么这五个人会乘坐热气球进行这次危险的旅行？
- 2.他们进行了什么努力来使得热气球维持飞行？

【注释】

①毋（wú）庸置疑：不可以怀疑。

第二章

导读: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大家找寻着被海浪带走的同伴。渐渐地大家看清了自己身处的环境,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他们将如何应对发生的一切呢?

一阵巨浪卷走了气球网的网眼中跌下来的工程师,他的爱犬也一起不见了。

“走!”这个记者高声叫着。接着,斯皮莱、赫伯特、潘科罗夫特和纳布,这四个人,他们全都忘掉了疲乏和劳累,开始寻找工程师。不幸的纳布,一想起将失去这个世上他唯一所爱的人的时候,就放声大哭,显得极其痛苦。

从赛勒斯·史密斯没有了踪影到他的伙伴们登上陆地,前后不足两分钟。所以,他们期望能够及时赶去援助他。“我们去寻找吧!我们去寻找吧!”纳布嚷道。

“是的,纳布,”吉蒂翁·斯皮莱也这样说,“并且我们肯定会寻找到他的!”

“他仍然活着,我敢保证!”

“肯定活着!”

“他会不会游泳?”潘科罗夫特问。

“会啊!”纳布断言说道,“况且托普与他在一块儿啊!”

那个水手瞧了瞧拍打着海岸的滚滚浪涛,不由自主地摇摇头!

向前走了大约二十分钟以后,这四个遇难的人忽然发现前面是一处巨浪滚滚、浪花滔天的陆地边缘,他们就望而却步了。这结实的地面已经到了